

## 第五章 結論

「意象構成」式的現代水墨，雖然是現代水墨畫家吸收西方繪畫觀念下的時代產物，但是中國水墨畫在「似與不似之間」追求造境與寫意，精神上注重象徵與暗示卻與此畫風有著某種程度的契合。例如松、竹、梅這些儒家象徵標誌，走入畫中成為人品高潔的代表；齊白石筆下「袖手看君橫行到幾時」的螃蟹，成了諷刺時政的新象徵。<sup>54</sup>

吸收西方繪畫的觀念，學習西方的長處，為中國繪畫打開新的局面，是件可喜可賀的事。徐悲鴻在其《中國畫改良論》中也曾提到「中國畫學之頹敗，至今已極矣。」必須加以改良，「古法之佳者守之，垂絕者繼之，不佳者改之，未足者增之，西方畫之可來入者融之。」<sup>55</sup>誠然，在面對各種藝術潮流的衝擊下，要對自己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傳統應要有深刻的認識，切勿迷失自我。劉國松說：「中國水墨畫要能跟西方藝術平起平坐，就要做到兩個條件：一是民族的，二是現代的。」如何借鑑西方藝術的經驗和精神，保留中國傳統水墨畫的特色，將是所有水墨畫創作者面臨重要的課題。

此次研究是對傳統水墨畫價值的質疑與釐清，其中或有個人主觀的認知，或有新技法、新題材的嘗試，然而這只是一個試驗的開端，未來之路還很漫長。「意象構成」方式水墨只是個人現階段的一種表現形式，未來將繼續探索水墨畫新的可能表現形式，嘗試新的媒材和創作形式，堅持自己的理念，並走出一條自己的現代藝術風格。

<sup>54</sup> 羅青，〈中國水墨畫的過去與未來〉見《台灣視覺文化—藝術家二十年文集》，台北：藝術家出版社，1995年5月初版，頁181。

<sup>55</sup> 阮榮春·胡光華，《中國近代美術史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9月初版，頁113。